



家乡的老井就在我老家房后，从我记事起就知道，它从来没有寂寞的时候，总是在晨光熹微中率先醒来。扁担的铁钩儿碰着铁桶，发出哗啦啦快活的声响，摇动辘轳吱扭扭扭扭声，老左邻右舍的说笑声，混合成一首清晨交响曲。

男人们来挑水，露着铁铜色的臂膀，脚步咚咚作响，把满桶的清水一趟一趟颤悠悠地挑回家，那水里，晃动着半个清晨的霞光，那水里，述说着一年365个日子。女人们来得更勤，洗衣、淘粮食、洗菜，井台边总是飘荡着她们的说笑声。那些家长里短，那些细碎悲喜，都随着泼出去的水，渗进井边的石缝里去了。井水不仅滋养着人的身体，也汇聚着人情冷暖，映照人间悲欢离合。老井不说话，却把日子暖、人情里的真，都藏在了那汪清亮亮的水井里。

那井，很有年月了。青石砌成的井台，被一代代人的脚掌、一桶桶井水的浸润，磨得光滑而温润。青石板砌的井沿被井绳勒出了一道道光滑的深痕，仿佛是岁月雕刻的文字，记录着每一次水桶与井水的拥抱，一道叠着一道，幽幽地发着暗光。探头望下去，只觉得一股森森的凉气扑面而来，先是一阵黑，再定睛一看，才在深处看见一团小小的、颤巍巍的亮，那是天空的倒影。这井，仿佛是把另一片天悄悄地藏在了地底。井壁上，长着绿茸茸的青苔，是那种沉沉的黛绿色，经常湿漉漉的，看着就让人觉得心生凉意。还有几棵从井壁石缝里长出来的小槐树，因常年不见太阳，叶子呈浅绿色，很是娇嫩，偶尔有一两滴蓄足了的水珠，从树叶上挣脱下来，“叮咚”一声落进那一片幽暗里，那回音便在井肚子里悠悠地荡开来，清亮，又带着些空寂。

老井究竟多少年了？村子里年龄最大的老人也说不清楚。但村子大街中间那棵大槐树上的标识牌标注为700年（树龄）。据老人们说，那是元朝军队从山西洪洞迁移来时种下的，想来这口老井大概与槐树同龄了。我小时候知道全村人口不足二百人，而这口老井有二十多米深，井口有四米见方，越向下越大，到水面时有十米见方，井壁全是用南山的青石垒砌。这浩大的工程岂是一个小村能完成的？

听老人说，村民原来都生活在东边的牛庄，牛庄是大村，有五六百口人，还有高大的寨墙。村子西边有一条发源于北边红石山的小沟，常年

清水潺潺，可以挑水做饭洗衣，再加上村里水层浅，几乎家家户户打有水井，不存在缺水问题。挖这么又深又大的水井又是出于何意呢？现在我也不明白。

这井里的水夏天打上来凉得激牙，捧起来喝一口，一股清甜直抵心底，浑身的燥热便一下子消解得无影无踪。记得上小学时，每到夏天去学校，村上的小伙伴都提着一个装满井水的玻璃瓶，瓶里放上一粒糖精，水喝起来特别甜，心中满是自豪。最初，这凉甜解渴的井水全是自己喝

涨上来。这是家乡老井的特别之处，它的水像个生命体，源自大地的深处，连通着地底下那条看不见的、永不枯竭的脉。一个村子里若没有一口这样的老井，便像人少了主心骨，总觉得心里是慌的，脚下是飘的。这井，不声不响地，养活着这一方人。这井，是村庄跳动的脉搏，也是最明亮的眼睛，看着这一方人的生老病死、喜怒哀乐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大年三十晚上，饺子出锅后，爷爷端起捞出的第一碗，再拿上几支香，来到老井井栏

绳，大草篓便慢慢落下，接近水面的时候，草篓里的人便大声喊停，井口的人赶紧把大麻绳绑住不再动，此后便是草篓里的人忙碌时间了。那人用长竹竿在水里打捞，幸运时一会儿就勾住了桶捞上来一个，有时忙活了一个小时也捞不住桶，因为有的桶倒扣在井底，耙子无法勾住桶鼻，无奈之下，也只好让它永远陪伴井水了。大草篓摇上来后，各家纷纷查找自己的水桶，结果是几家欢乐几家愁，有的水桶由于在井里时间太长了，满身红红的铁锈，难以辨认，索性随意拿一个了事。

时光如梭，大概从我上高中时候起，家乡的老井边变得冷清了。因为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接上了自来水，一根根管道，像新生的血管，取代了那磨光了棱角的井绳。人们不再需要走那么远的路，费那么大的力气挑水了，在家一拧水龙头，水便哗哗地流了出来，省时又方便。起初，还有人念叨说还是老井的水甜，后来，这样的念叨也逐渐少了。老井便真的老了，它像一个被儿孙们遗忘了的、沉默的祖父，终日独自对着那一小方小小的天空。老井，不可避免地寂寞了。再后来，我回去看见井口竟被几块厚重的石板盖住了，说是出于安全考虑，怕小孩子玩耍，失了足掉下去。

关于老井，后来听八十多岁的太奶讲了一个与之有关的我们家族的悲剧：我爷爷姊妹八个，三男五女。我爷爷排行老二，最小的五姑奶嫁到了五六里外的杨树村，结婚后有一次回娘家，不知啥原因，和我太奶吵起了架，吵得非常激烈，连我大爷也参与其中。性情刚烈的五姑奶，一气之下跑出家跳了井，还差点把拉她的两个姐姐带下去。等一家人着急慌忙地把她打捞上来，已是阴阳两隔，这成了我们家族的痛，老辈人一直避讳不讲，我也是偶然的场合和大姑闲聊时得知的，后又在父亲那里得到了印证。

封闭的井口仿佛是一只被迫合上的疲惫的眼。我每次回老家，都会去“拜访”一下老井，俯下身，摸摸井栏，从石板的缝隙里望进去，里面是黑沉沉的，但那股熟悉的、森然的凉气还在，只是再也听不见那清脆的“叮咚”热闹声了。

社会在不断进步，全县城乡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村村通水泥路或柏油路，户户通上了自来水，各个村庄的老井基本停用了，抬水吃、担水吃成为历史。

如今，老井还在那里，像一个沉默的老人，常出现在我梦里。它成了一个标本，一个关于故乡的、渐渐风干的记忆。

家乡的老井

□ 赵军利



了。再后来班上其他村的同学也想喝，那就喝一口给一张演草纸，一月就能订成一个演草本。

隆冬时节，老井成了一方宝地。尚未走近，先望见一团温润的白气，在井口上方袅袅地、蓬松地浮动着，像是有只无形的手，在底下轻轻地摇着一张巨大的、新摘的棉花团。严霜铺满了四周的枯草地，风凛冽得像冰片，刮得人脸生疼。唯独这井口，却独自经营着一个小小的、违背时令的温暖王国，把它那积攒了一整年的、最深沉的内蕴，从那地底深处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。冬天的井水，是沉静的，温暖的，带着一种被地底暖了一年的、温存的甜，给村民洗脸、洗菜、洗衣做饭带来了方便。

再后来，由于附近开煤矿，各家的水井都干枯了，小溪的水也变得浑浊不堪，到老井来挑水的人就更多了。听老人们说，这井水从来就是这样的满，这样的甜。即是大旱之年，许多河水都见了底，田里裂开了口子，这井里的水也不过是降下去一尺左右，过些日子，井水便又默默地

旁给井龙王上供，虔诚地感谢它一年来的照顾，也祈求它来年的赐福。后来爷爷腿脚不方便了，每到年三十，就让我去，虽然我不相信有什么井龙王，但还是照做了。我到井栏边把饺子放在井台上时，那里已经放有二十多个饺子了。后来听说这是多年来村民们的一种默契。

去井里打水可是个技术活，桶掉井里也是常有的事儿。因为力气不足、经验不足，或者桶绳没有系牢靠，一不小心水桶就会掉进井里。掉进去一两个水桶，桶的主人也没有精力去打捞，水井深，水井大，井水也深，打捞的难度太大了。也只有掉进的水桶多了，影响到村民打水生活了，才会有人组织各桶的主人来一起集体打捞。打捞时，会用两根又粗又长的麻绳绑上一个大草篓（生产队喂牛盛草的用具），草篓里坐上一个大男人，那人手里拿着一根两三丈长的竹竿，竹竿头上再绑上两个三齿耙子，一根大麻绳绑在辘轳上，一根绑在井栏上，每根绳子都有两三个体壮的劳力（有力气的男人）拽着，慢慢往下放